

D-DAY

June 6, 1944: The Battle for the Normandy Beaches

诺曼底 1944

[美国] 斯蒂芬·E. 阿姆布鲁斯 (Stephen E. Ambrose) / 著 云晓丽 / 译

“在我看来，D 日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
它是我和别的人经历过的最漫长、最悲惨、最恐怖的一天。”

诺曼底登陆战的残酷，只有但丁能够加以描述



June 6, 1944: The Battle for the Normandy Beaches

诺曼底 1944

[美国] 斯蒂芬·E. 阿姆布鲁斯 (Stephen E. Ambrose) / 著 云晓丽 / 译



海南出版社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Stephen E. Ambrose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D-DAY: June 6, 1944: The Battle for the Normandy Beaches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1994 by Ambrose-Tubb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Simon & Schuster, Inc."
中文简体字版权 © 2015 海南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30-2014-12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诺曼底 1944 / (美) 阿姆布鲁斯 (Ambrose, S.E.) 著；

云晓丽译. -- 海口：海南出版社，2015.4

书名原文：D-Day: June 6, 1944: the battle for
the Normandy beaches

ISBN 978-7-5443-5980-1

I. ①诺… II. ①阿… ②云… III. ①美英联军诺曼
第登陆作战（1944）- 史料 IV. ①E1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9927 号

诺曼底 1944

作 者：[美国] 斯蒂芬·E. 阿姆布鲁斯 (Stephen E. Ambrose)

译 者：云晓丽

责任编辑：王 琳

装帧设计：黎花莉

责任印制：杨 程

印刷装订：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读者服务：蔡爱霞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570216

电话：0898-66830929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43

字 数：410 千

书 号：ISBN 978-7-5443-5980-1

定 价：49.00 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更换

鸣 谢

福里斯特·波格博士搜集 D 日官兵口述历史的工作始于 1944 年 6 月 6 日。他是一位有历史博士学位的中士，在陆军军史处的 S.L.A. 马歇尔历史学家小组工作。乔治·C. 马歇尔将军让他负责搜集各级军人的材料，编写官方的“二战”历史。该小组最终出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一书，因书籍的封面是绿色的，被人们称之为“绿皮书”。这是一套多卷本的丛书，以精确详尽闻名于世。1954 年，波格博士出版了这套二战“欧洲战区”（ETO）丛书中的倒数第二本《最高统帅部》，其素材来源于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颁发的各种文件，以及波格对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及他们部下要员的采访。《最高统帅部》是一部名不虚传的杰作，但它仍然是官方的记述。

然而在 D 日那天，波格博士忙碌于指挥系统的另一端。他在奥马哈海滩附近一艘用作医院的坦克登陆舰上采访负伤的官兵，了解他们那天早晨的经历。这在口述历史上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后来，波格博士成为口述历史协会创始人之一。

自从我开始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工作，担任他的战报编辑时起，波格博士就一直是我的楷模、指导者和激励我前进的人。他对我的生活，以及对这本书之重要，远远超过了他的出版物，包括他

经典的四卷本《马歇尔将军传》。三十年来，他一直超乎寻常地奉献着自己的时间与智慧。在历史会议上，在八次奔赴诺曼底及其他欧洲战场的长途旅行中，他通过信函和电话，用不胜枚举的方法给我传授经验，给我各种鼓励。

许许多多年轻年长的“二战”历史学家和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学家对波格博士都感激至深，他培育了整整一代历史学家。他对自己时间及知识的慷慨远远超过了应尽的职责。看到他在会议上被那些渴望聆听他的话语、渴望向他学习的年轻历史学家及研究生团团围住，犹如在看一个伟人正在做着伟大的奉献。我们中间没有人能够报答他，也没有人能够充分表达我们的感激。他触及了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在职业中更为出色。他是第一位，也是最优秀的一位 D 日历史学家。他允许我将此书敬献给他，让我充满自豪与喜悦。

我对 D 日的兴趣，最初来自于波格博士的作品。1959 年，我读科尼利厄斯·瑞安所写的《最长的一日》时，这一兴趣又得到进一步的激发。我始终认为，这是对这场战役一个极好的描述。尽管对于 1944 年 6 月 6 日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我与瑞安在认识上有些不同，但我依然对他的优秀作品表示感谢。

本书绝大部分取材于过去 11 年来新奥尔良大学艾森豪威尔中心从 D 日的军人那里搜集的口述及文字历史。该中心现有 1380 份个人经历的记述，这是目前对一场战役最详尽的以第一人称所写亲历战斗的回忆录集。由于篇幅所限，我无法直接援引每一份口述历史或书面回忆录，但所有记述都有助于我更好地了解所发生的事情，这些供稿人按字母表顺序排列在附录一中（编注：由于篇幅所限，中文译本中，我们删去了原有的“附录一”，敬请读者原谅），我对他们每一位都表示由衷的感谢。

伦敦的拉塞尔·米勒对 D 日的英国老兵进行了广泛的采访，

艾森豪威尔中心的学生工作人员将他的一些录音材料整理成文字，他慷慨地允许我在本书中引用这些文字。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也提供了职员们多年来采访的录音带，这些录音已由艾森豪威尔中心整理成文字。安德烈·海因茨多年采访卡尔瓦多斯沿岸的居民，这些访谈资料如今收藏在卡昂的诺曼底登陆战役博物馆，他欣然允许我在本书中使用这些资料。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军营的美国陆军军事研究所允许我使用它所收藏的由福里斯特·波格、肯·赫克勒和另一些人所作的大量采访资料，以及它所拥有的大量手稿。

菲尔·贾特拉斯当年是一名在圣梅尔埃格利斯着陆并驻守的美国伞兵，现任该地区降落伞博物馆馆长。他也从美国退伍军人以及圣梅尔埃格利斯的居民那里搜集口述历史。他毫无保留地将这些资料捐献给艾森豪威尔中心，并允许我写这本书时使用。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罗恩·德雷兹上尉 1968 年是溪山地区的步枪连连长，现在担任艾森豪威尔中心副主任。近十年来，他一直不间断地在新奥尔良和全国各地的退伍军人联欢会上对个人与团体进行采访。由于他本人在战斗中表现出色，他与 D 日老兵建立了极为融洽的关系。面对他，他们愿意回忆并讲述过去，这是别人很难做到的。他对此书的贡献无可估量。京特·比朔夫博士是澳大利亚人，现任中心副主任。他父亲曾是纳粹德国的国防军士兵，最后被美军俘获至美国。他一直在采访德国退伍军人，他的贡献也是不可估量的。有德雷兹和比朔夫作为小组成员，对中心而言是十分荣幸的事。

凯西·琼斯女士是艾森豪威尔中心的秘书，没有她，我们的工作全都无法进行。她为我们处理信函，存放书籍，安排日程，进行预约，主持年会，指导学生工作人员把录音转写成文字，整

理口述历史与回忆录集，接触退伍军人，抚慰受损的自尊心，她大体上担任着我们的参谋长角色。她对自己工作的奉献精神和使我们众多工作保持良好运转的能力堪称楷模。她在做这些和更多的工作时，从未发过脾气，也从不失幽默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曾把比特尔·史密斯称为“完美的参谋长”，我们也如此称呼凯西·琼斯。

艾森豪威尔中心的秘书卡罗琳·史密斯夫人，以及学生工作者马里萨·阿梅德、玛丽亚·安达拉·罗曼、特蕾西·赫南德兹、杰里·布兰德、斯科特·皮布尔斯、佩吉·伊赫姆、乔根·舒克拉和埃琳娜·玛丽娜，研究生杰里·斯特拉恩、奥尔加·伊万诺娃和冈瑟·布鲁，以及志愿者詹姆斯·莫利斯上校、马克·斯旺戈、尤南斯特准尉、约翰·丹尼尔、乔·弗林、约翰·尼斯科奇、乔·莫利森、斯蒂芬尼·阿姆布鲁斯·塔布斯和伊迪·阿姆布鲁斯，都只是领取些微补贴或根本没有报酬，但他们加班加点，坚持工作。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艾森豪威尔中心，就不会有口述历史集。把录音转写为文字的人在处理美国退伍军人描述的法国村庄名称时遇到了很大困难，然而他们坚持不懈并取得成功。我对他们极为感激。

艾森豪威尔中心将继续向 D 日官兵以及所有军种与国家的幸存者搜集口述历史资料、文字的回忆录以及各种器物 and 战时信件，我们鼓励所有的退伍军人给我们写信，寄往路易斯安那州 70148 信箱新奥尔良市新奥尔良大学，以便协助我们记录这段历史。

1979 年，我最亲密的朋友戈登·米勒博士劝说我带队进行了一个战地重游活动，“沿着艾克的足迹从 D 日走向莱茵河”。新奥尔良的彼得·麦克莱恩有限公司的彼得·麦克莱恩先生组织了这一旅游，伦敦的理查德·萨拉曼先生担任导游。这对我是一次重要经历，主要因为有二十多个 D 日的老兵参加了这次旅游（从将

级军官到二等兵)，他们在现场给我讲述了D日的经历。这种旅游我们进行了八次。麦克莱恩和萨拉曼都是非常容易合作的人，也是我的亲密朋友，他们对我认识和了解D日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对我帮助极大的还有一些学者、作家、文献汇编人、退伍军人，因为人数众多，无法一一列举，但是他们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并为自己的事业自豪。

艾丽斯·梅休是一位杰出的编辑，她是西蒙舒斯特公司的职员；还有伊丽莎白·斯坦，一如既往出色地完成了出版任务；我的代理人约翰·韦尔也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与支持。

我的妻子莫伊拉在这个事业上一直是我的伙伴，她横跨大西洋来回飞行，还参加美国的退伍军人联欢会，几百名老兵都说她有一种奇妙的方法与他们沟通。她让他们感到轻松自如，她和他们一起欢乐，为他们所讲述的故事着迷。她以女性的温柔和敏感，对我们的饮食、会议、战地旅行和乘坐飞机提供了很好的帮助。此外，对于我所有的作品来说，她是我第一位同时也是最不可或缺的读者。她对我的工作和生活的贡献无可估量，她对于我犹如生命一样宝贵。

正如我在前面几段文字中力图表明的，这本书主要是团队努力的结晶。我想艾森豪威尔将军会赞同这一点，从他担任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的那一时刻起，直至纳粹德国投降，他一直强调协同工作。作为多国多军种的远征军在欧洲的领导者，在他所有杰出的特点中，坚持协同工作成为胜利的关键。

艾森豪威尔将军喜欢谈及被唤醒的民主国家的愤怒。正是在1944年6月6日的诺曼底，以及在后来的战役中，西方民主国家让自己的愤怒表露出来。这一伟大而崇高事业的成功，是民主对

诺曼底1944

D-Day

极权主义的胜利。作为总统，艾森豪威尔说他想让民主留存于未来所有的时代。我也这样想。这本书是对民主的热情歌颂，它能为这一伟大的目标做出贡献，是我最真切的愿望。

新奥尔良大学

艾森豪威尔中心主任

斯蒂芬·E. 阿姆布鲁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兵种中，空降师及步兵师编制如下：

班（通常为 9 ~ 12 人）

三个班为一个排

三或四个排为一个连

三或四个连为一个营

三或四个营为一个团

三或四个团为一个师

外加工兵、炮兵、医疗及其他辅助人员。

在 D 日，美军、英军和加拿大军步兵师的兵力为 1.5 万 ~ 2 万人。

盟军空降师的兵力大约为以上数字的一半。

德军大多数师的兵力为 1 万人以下。

序

1944年6月6日0时16分，¹霍萨滑翔机在卡昂运河边紧急着陆，离运河上的平转桥大约有50米。登·布拉泽里奇中尉从机内出来，率领着英国第6空降师牛津－白金汉郡轻步兵团D连1排的28个人。他拉住带队的杰克·比尔·贝利中士，在他耳旁说：“让你的人前进。”

贝利带着他的小队出发，准备把手榴弹投进大桥旁边的机枪掩体。布拉泽里奇中尉把剩下的人召集在一起，轻声说：“小伙子们，跟上。”然后朝大桥飞奔而去。守卫大桥的德国兵有50名左右，他们全然没有意识到，这场等待已久的进攻已经开始。

布拉泽里奇率领士兵快步跑上河堤冲上大桥。桥上有两名德军哨兵，其中一个是17岁的二等兵赫尔穆特·罗默，他看到这21名英国伞兵朝他扑来。却不知这些人来自哪里。只见他们腰上挎着武器，随时准备开火。罗默转身往回跑，经过另一个哨兵时高喊“伞兵”！那个哨兵拔出枪只发射了一颗信号弹，布拉泽里奇却从他的斯特恩式轻机枪里射出了整整一梭子32发子弹。

这是17.5万英国、美国、加拿大、自由法国、波兰、挪威和

¹ 英国实行夏时制。法国时间提早了一小时，因为在整个纳粹占领的欧洲，钟表都设置为柏林时间，德国人不使用夏时制，而英国人将钟表提早两小时。

其他国家的盟国远征军打响的第一枪，24 小时后，诺曼底进攻开始。被击毙的哨兵，成为第一个为保卫希特勒的欧洲堡垒而死去的德国人。

军官学校学员训练队

布拉泽里奇 26 岁，为这一时刻，两年来他一直接受着训练，仅为奇袭夺取大桥，他就训练了 6 个月之久。他由士兵逐级晋升，1942 年，他的连长约翰·霍华德少校将他推荐到军官学校学员训练队。他的排级同事都是大学毕业生，很有优越感，他作为军官回来的时候，他们有一点儿不自在，因为他们认为，“你要知道，他和我们不是一伙的。”

布拉泽里奇踢足球，不打板球。他是一流的运动员，水平很高，以至于有人预言，这场战争结束后他会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他与人相处很融洽，对英美士兵间的隔阂没有丝毫感觉。

布拉泽里奇总是在夜里走进营房，坐在他的勤务兵比利·格雷的床上，和小伙子们大谈足球。他喜欢一边谈话一边擦靴子，二等兵沃利·帕尔从没见过英国中尉自己擦靴子而勤务兵却仰靠在床上聊着曼彻斯特联队和西汉姆联队以及其他足球队。

布拉泽里奇又瘦又高，面带笑容，很讨人喜欢，他的军官同事也对他很有好感。大家都很羡慕他，他办事公平，尽职尽责，进取心强，学习东西很快，是连里各种武器的专家，既是称职的教员又是聪敏的学生，还是一位天生的领导者。当霍华德少校选择他担任 1 排排长时，其他中尉一致认为他是率领第一批部队在登陆日（即 D 日）投入战斗的最佳人选。他同英国军队中其他下级军官一样出色，是国家培养的在这场殊死搏斗中为祖国自由而战的优秀军人。

在这场斗争中，与其说他冒了最大的风险，不如说他冒了最多的风险，他是D连仅有的几个已婚的人之一，妻子玛格丽特正怀有八个月身孕。在飞越英吉利海峡上空时，他还想到了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前程。

罗默的高喊、信号弹的爆炸声和布拉泽里奇斯特恩式轻机枪声交织在一起，大桥两边德军机枪掩体和狭长战壕中的人员进入全面戒备状态，他们的MG-34机关枪、来复枪和卡宾枪开始射击。

布拉泽里奇冲在前面，他的士兵紧随其后，用挎在腰上的枪猛烈开火。几乎就要越过大桥时，布拉泽里奇从弹药袋中拔出一枚手榴弹，向右边的机枪掩体投去。这时，一颗子弹射入他颈部，他向前扑倒下去。士兵们从他身边跑过，后面紧跟着从另外两架滑翔机上下来的其他两个排。D连的士兵瞬间肃清了机枪发射点和狭长战壕。到0时21分，大桥守军不是被击毙，就是已逃跑。

帕尔去找布拉泽里奇，按预定计划排长应该在大桥旁边的咖啡馆设立指挥所。帕尔问另一名二等兵：“丹尼在哪儿？”士兵们在背后喜欢用“丹尼”称呼布拉泽里奇。

“丹尼在哪儿？”帕尔又问。这个二等兵不清楚。帕尔跑到咖啡馆前面，发现布拉泽里奇躺在咖啡馆对面的马路上。他睁着双眼，嘴唇微微地翕动。帕尔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帕尔想，太不值得了！我们为完成这一任务训练了那么多年，仅仅几秒钟时间，他就躺在了那里。

担架兵抬着布拉泽里奇返回大桥边的救护所，连队医生约翰·沃恩看到受伤的中尉“仰面躺着，望着星星，表情极为惊奇，仅仅是惊奇”。沃恩给他注射了吗啡，并包扎他颈部中间的子弹孔。急救还未实施完毕，布拉泽里奇就死去了。他是第一个在D

日被敌军火力打死的盟军士兵。

罗伯特·梅森·马赛厄斯中尉是美军 82 空降师 508 伞兵步兵团 E 连 2 排排长。1944 年 6 月 5 日午夜，他乘坐一架 C-47 达科他运输机在英吉利海峡上空朝诺曼底的科唐坦半岛飞行。两小时后，即 6 日凌晨，这架飞机抵达法国上空，德军高射炮火向它猛烈射击。2 时 27 分，马赛厄斯中尉看到敞开的舱门上方红灯亮起来，这是准备空降的信号。

“起立挂钩！”马赛厄斯中尉把自己的降落伞夹挂到舱顶中央的固定线上，同时朝身后的 16 个人高喊。他朝敞开的舱门走去，等待飞行员确认到达空降地区上方并打开绿灯，他就立即跳出。

地面的德军朝 82 和 101 空降师的 822 架达科他运输机群猛烈开火。Flakvieling-38 型 20 毫米四联装高炮射出漫天的爆炸声，红绿黄蓝白色机关枪曳光弹划破夜空。这幅景象令人惊叹不已，几乎每一位伞兵都认为，这是他所见过的最壮观的独立纪念日焰火。同时，它又那样让人感到恐惧，每一个可见的曳光弹，都伴随着五颗看不见弹道的子弹。子弹噼噼啪啪撞击着机翼，听上去犹如在用马口铁罐摇晃石子。这些飞机在不到 1000 英尺的高度飞行，时速慢于 120 英里，极易成为攻击的目标。

马赛厄斯中尉向外望去，看到炮火非常密集。或许由于曳光弹，圣梅尔埃格利斯村边一个干草仓被燃着，火光冲天，照亮了地平线。飞行员徒劳地企图避开高射炮火，飞机左右摇摆。马赛厄斯后面的人大声喊道“我们走。”“看在上帝份上，我们走。”“跳，该死，跳吧。”

机枪子弹穿过机身钻上来，士兵们本能地把手护在裆部。他们曾做过十几次以上的跳伞练习，但他们从未想过会如此急切地要跳出飞机。

马赛厄斯双手扶着舱门外沿，准备在绿灯亮时扑入夜空。就

在此刻，一颗炮弹在他身旁爆炸，炽热的弹片穿过备用伞，钻进他的胸口，他跌倒在地。他使出全身力气拼命站起来，这时绿灯亮了。

马赛厄斯 28 岁，比 508 伞兵团里其他中尉大五岁左右，但看上去不像。微红的金发和爱尔兰人的雀斑，让他有一副孩子气的外表。他又高又瘦，身高 6.1 英尺，体重 175 磅。他非常结实，浑身骨骼清晰，满是肌肉。他如此强壮，即使遭到能击倒一头牛的重拳，他也几乎会在瞬间恢复。此时他又站起来，守在舱门口刚才的位置。

士兵们相信，马赛厄斯会做出这样的勇敢行为。他深受全排士兵和军官们的喜欢，两年来，他一直让自己和全排为这一时刻做好准备。大家都知道他绝对公正，全心奉献。他是团里最棒的拳击手，行军中表现也最为优秀。在一次排里组织的 25 英里行军竞赛途中，大家都竭尽全力，只有一名士兵疲惫不堪。马赛厄斯将他扶起来，背着他走完最后 3/4 英里的路程。

他的一个二等兵哈罗德·卡瓦诺说，他检查信件时，“相当认真，真遇到涉及机密的问题，他才会看写信者的姓名。他总是亲自将信件拿给写信的人，解释为什么不得不删除某些部分。按要求改正之后，这封信件才能发出。士兵们总是用很少的时间，就学会了像军人那样写信。”

马赛厄斯是虔诚的天主教教徒，坚持经常做弥撒，并尽最大努力为士兵们做礼拜提供方便。他从不骂人，他的连长说：“他能够超越自己，与世界上最难对付的人一比高低，然而你永远不会听到他用‘见鬼’或‘该死’这类字眼儿。”

2 排的人有问题时，马赛厄斯能够觉察出来。他会慎重地提出忠告，但从不强加于人。一名二等兵回忆说：“他非常体谅别

人，但是从不降低标准。个别时候我们让他失望，他似乎深受伤害，但从来不发脾气。”

他让自己为这场战斗做好了全面准备。他是学军事历史的，但掌握了步枪连的每一种武器与技能，并研究了德军的武器、组织和战术。他德语学得非常好，能流利地讲话；法语也不错，可以问路。他教士兵们德语命令和法语短语。卡瓦诺评论说，担心德军会使用毒气，马赛厄斯还进行了起疱毒气、催泪毒气、催喷嚏毒气等等的防范教育。“他那些课非常有益。虽然这些知识没派上用场，但是说明他没有忽略有关战争的任何细节。”

508 团指挥官罗伊·E. 林奎斯特上校说，马赛厄斯“或者会获得荣誉勋章，或者会成为 508 团第一个在战斗中阵亡的人”。

6 月 5 日傍晚，508 团在机场整装待发，马赛厄斯已和排里每一个人握过手。他们排分乘两架飞机，二等兵卡瓦诺在另一组，他回忆说：“这个好人表现出了充分的信心。他和我握手时说，让他们等着瞧吧，对不对，爱尔兰人？”

马赛厄斯中尉被炮弹炸伤时，绿灯依然亮着。他有足够的力气从舱门口挪开，让后面的人跳下去。如果他这样做，机组人员会对他急救，或许还会将他及时送回英国施行急救手术。后来，他那组伞兵每个人都确信，马赛厄斯肯定这样想过。

但是相反，马赛厄斯举起右臂，高喊一声：“跟我来！”就飞身跃入夜空。不知是由于开伞的拉扯还是撞到地面，或是他多处受伤流血过多，谁也不知道，半小时后人们找到他，他依然系着降落伞，但已经死去。他是 D 日第一个在德军炮火中阵亡的美军军官。

“霸王计划”，1944 年 6 月进攻德国占领下的法国，规模大得

惊人。一夜一日之间，有 17.5 万名人员及其装备，包括 5 万辆从摩托车到坦克到装甲推土机等各种车辆，被运过 60 ~ 100 英里的广阔水域，冲过猛烈的抵抗，登陆到敌方海岸。担任运送和支援任务的是 5333 艘舰艇以及近 1.1 万架飞机。他们从英格兰西南部、南部及东海岸而来，仿佛美国的格林贝、拉辛、基诺沙和威斯康星几座城市拔地而起，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每一辆汽车和货车，仅在一夜之间就迁移到了密歇根湖东岸。

这场无与伦比的大迁移，集中了持续两年的努力和数百万人的奉献。英国首相温斯顿·S. 丘吉尔十分贴切地称其为“历史上最困难且最复杂的战役”。美国生产的登陆艇、战舰、飞机、武器、药品，还有许多其他物品，数字极为巨大。英国和加拿大的数字大略相同。

若没有美国工业的坚强后盾和强大的组织能力，没有英国、加拿大和其他盟国的贡献，没有所有的计划与准备，没有出色的疑兵之计，没有所有由国家授权的领导，霸王计划不可能成功。但是，霸王计划的最终成败，还要取决于美国、英国及加拿大陆海空三军和海岸警卫队中较少一部分下级军官、军士、二等兵或一等兵。假如伞降和滑翔机运送的士兵们畏缩在灌木树篱之后，或躲进谷仓而不去主动搜索敌人，假如艇长们不将登陆艇开上海岸，而是由于惧怕炮火在过深的海水中放下斜门，假如海滩上的战士只是在海堤后面挖掩体固守，假如军士和下级军官不能带领战士们翻越海堤，并冒着敌人的炮火向内陆推进，那么，军事史上最精心策划的进攻——由数量惊人的海军舰炮火力、炸弹和火箭支援的进攻，将会非常简单地失败。

这场进攻的成败，完全落在一批 18 ~ 28 岁的年轻人头上。他们虽然得到了超级的训练、精良的装备和绝妙的支援，但只有为数很少的人参加过战役、打死过人或目睹过同伴被打死。多数